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原型化、一般化、差异化：
日语多义陈述副词范畴体系的构建”（12YJC740097）成果

日语副词范畴体系 构建研究

王 冲◎著



科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原型化、一般化、差异化：
日语多义陈述副词范畴体系的构建”（12YJC740097）成果

日语副词范畴体系构建研究

王 冲 著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词汇的意思并不是单独存在的,人们想要正确理解某词的词义,需要将其与其他词义相近的词汇进行对照才能实现。因此,第二语言习得研究应着眼于学习者对词汇间关系的理解。本书主要围绕第二语言习得中,日语副词范畴体系的构建过程进行了实证研究。运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阐释了日语学习者构建词汇多义性和词汇间暧昧性的过程,探讨了母语迁移的认知机制和词汇习得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日语副词教学的指导方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语副词范畴体系构建研究/王冲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03-045987-9

I. ①日… II. ①王… III. ①日语-副词-研究 IV. ①H3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5005 号

责任编辑: 阎 莉 王紫微 / 责任校对: 胡小洁
责任印制: 徐晓晨 / 封面设计: 铭轩堂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康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 年 9 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B5

2015 年 9 第一次印刷 印张: 12 1/2

字数: 230 000

定价: 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前 言

本书主要围绕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日语副词范畴体系的构建过程进行了实证研究。

副词的特征很复杂，翻译成其他语言时很难找到与其对应的词汇。在缺少语感的情况下，学习者在理解副词时，往往会从母语中寻找与其对应的副词，借此来帮助记忆，有时还会依赖辞典。但这些都无法帮助学习者真正理解副词的词义，也无法理解词汇间的关系。因此，有必要探究副词的习得过程。但是，现有的副词习得研究多是对学习者作文语料库中的副词偏误进行分类计算。这样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阐述了学习者副词习得的整体状况，但只是停留在对习得的现象进行描述，很难阐释学习者的习得过程以及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由于第二语言学习者对词汇范畴体系的理解深度与母语者不同，学习者即使在某一场面正确使用了一次该词，并不能保证在所有的场面都能同母语者一样正确使用该词，也许在其他场面会产生偏误。也就是说，如果只分析学习者的某个词汇的偏误而忽视了学习者的正确使用，就很难全面分析该词汇的词义范畴体系的构建全过程。此外，词汇的意思并不是单独存在的，人们需要通过与其他相近词汇进行对照才能正确理解某词的词义。因此，词汇习得研究应着眼于学习者为对词汇间关系的理解。而且，到目前为止的副词研究大多注重解释现象，而对于学习者是经过怎样的过程习得副词整个词义范畴的、学习者关于副词都有哪些认识等诸多问题尚待解决。另外，关于影响副词习得的因素，能否只用“母语”两个字来断言？如果说受到了母语的影响，那么母语到底是怎样影响习得的，有必要对其进行更进一步的说明。

作者在攻读博士期间曾对日语副词进行了语义分析研究、中日对比研究、习得研究等，并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本书是在作者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对副词研究进行进一步扩展，并将其系统化的成果。书中主要以多义副词为例，对这些副词的习得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本书中的研究将副词的习得看做是词义范畴体

系重建的过程，从副词的多义性习得和副词间的暧昧性习得两个角度分析了这一过程；并采用多种分析手法探究了学习者日语副词范畴体系构建的认知过程和母语迁移的机制。

本书在编撰过程中受到了众多同仁、学者、师生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作者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倾力相助的大连理工大学、大连外国语大学、大连东软信息学院的各位老师及同学。天津外国语大学的初相娟老师对本书的整体结构以及分类树分析方法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宝贵的建议，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分类树分析方法在本书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初老师的指导极大地提高了本书的质量。大连外国语大学的时代老师和大连科技学院的方圆老师从教师的角度审阅了本书并提出了诸多建议。同时，作者所任职大学的研究生讨论组的诸位同学的积极讨论也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此外，对此处未提及的各位也表示诚挚的感谢。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科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和热忱帮助，阎莉老师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由于作者的知识水平有限，本书尚存诸多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建议，同时也恳请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不吝赐教，以助于今后的改进和完善。

王 冲

2015年7月于大连

目 录

前言	i
第 1 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目的	3
1.3 研究词汇对象	5
1.4 研究框架	8
第 2 章 日语副词习得研究文献综述	10
2.1 引言	10
2.2 学习者副词整体的偏误倾向研究	11
2.3 学习者副词语序习得研究	13
2.4 副词个例习得研究	14
2.5 日语教育视角下副词习得中尚待解决的问题	15
第 3 章 理论基础	17
3.1 母语迁移	17
3.2 基于认知语言学观点的词汇习得研究	21
3.2.1 多义词的习得研究	21
3.2.2 近义词的习得研究	25
3.3 第二语言习得中的词义范畴体系构建	26
3.4 本研究的观点	28
第 4 章 副词整体的习得状况	29
4.1 引言	29
4.2 基于分类树分析的副词习得分析	29

4.2.1	研究目的	29
4.2.2	分类树分析的设定	31
4.2.3	研究问题	31
4.2.4	结果分析	32
4.3	中国人初级水平日语学习者的副词偏误	34
4.3.1	作文数据与学习者已学副词的概述	34
4.3.2	初级水平日语学习者的副词偏误倾向	36
4.4	中国人中高级水平日语学习者的副词偏误	38
4.4.1	作文语料库中的中高级水平日语学习者的副词偏误	38
4.4.2	网络日语偏误辞典中的中高级水平日语学习者的副词偏误	41
4.5	第4章小结	45
第5章	日语副词范畴体系构建过程中多义性习得实例分析	47
5.1	引言	47
5.2	作为实例分析对象的日语副词	48
5.2.1	作为实例分析对象的日语副词的用法	48
5.2.2	汉语“一定”的用法	58
5.2.3	中心词汇与其对应汉语词汇的用法比较	58
5.3	中心词汇的典型用法习得	64
5.3.1	典型用法的界定	64
5.3.2	调查概要	65
5.3.3	调查结果	65
5.3.4	影响日语母语者词汇范畴体系构建中典型用法形成的要素	67
5.3.5	影响日语学习者词汇范畴体系构建中典型用法形成的要素	69
5.4	中心词汇“きっと”的多种用法的范畴体系构建	72
5.4.1	研究问题	72
5.4.2	调查概要	72
5.4.3	调查结果	73
5.4.4	影响日语学习者构建中心词汇“きっと”多种用法的要素	79

5.5 中心词汇“必ず”的多种用法的范畴体系构建	82
5.5.1 研究问题	82
5.5.2 调查概要	82
5.5.3 调查结果	83
5.5.4 影响日语学习者构建中心词汇“必ず”多种用法的要素	87
5.6 第5章小结	88
第6章 日语副词范畴体系构建过程中暧昧性习得实例分析	89
6.1 引言	89
6.2 中心词汇间暧昧性的习得	90
6.2.1 中心词汇“きっと”和“必ず”间的用法异同	90
6.2.2 研究问题	92
6.2.3 调查概要	92
6.2.4 调查结果	92
6.2.5 影响学习者构建中心词汇“きっと”和“必ず”边界线用法的要素	97
6.3 中心词汇与周边词汇间暧昧性的习得	99
6.3.1 “きっと”“必ず”与“ぜひ”间暧昧性的习得	99
6.3.2 “きっと”“必ず”与“絶対に”间的暧昧性的习得	104
6.3.3 “必ず”与“ぜひ”间暧昧性的习得	111
6.4 第6章小结	126
第7章 日语教学中副词指导现状与启示	127
7.1 引言	127
7.2 日语学习者的副词使用意识	128
7.3 大学教师的副词指导意识	130
7.4 日语教材中副词讲解实例分析	132
7.5 日语副词指导的启示	141
7.6 第7章小结	145
第8章 结语	146
8.1 引言	146

8.2 各章结果综述.....	147
8.2.1 副词习得的整体情况.....	147
8.2.2 副词范畴体系构建过程中多义性的习得.....	148
8.2.3 副词范畴体系构建过程中暧昧性的习得.....	148
8.2.4 学习者和教师的副词意识及更为有效的副词指导方法.....	149
8.3 综合讨论.....	150
8.4 今后的课题.....	152
参考文献.....	153
附录.....	160

绪 论

副词的特征很复杂，翻译成其他语言时很难找到与其对应的词汇。在缺少语感的情况下，学习者在理解副词时，往往会从母语中寻找与其对应的副词，借此来帮助记忆，有时还会依赖辞典。但这些都无法帮助学习者真正理解副词的词义，也无法理解词汇间的关系。因此，有必要探究副词的习得过程，也就是副词词义范畴体系构建的过程，并强调词汇范畴体系的构建要注重词汇与词汇之间的关系。

1.1 研究背景

母语者所具有的母语知识体系实际上比辞典更为丰富。例如，母语者能在潜移默化中掌握母语的词义范畴体系的结构，掌握想要表达的信息如何通过动词、名词、形容词句以及副词句来表达等。换句话说，母语者能将想要表达的内容通过句子准确地表达出来，并以这些母语知识体系为基础，熟练地掌握并运用母语(Levin, 1993; Nagy & Scott, 1990)。这些与母语相关的知识并不是人们有意识地去学习的，而是在无意中慢慢习得的。因此，实际上很多人并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习得了这部分知识。也就是可以认为，自身意识不到的与母语语义结构相关的知识，是以图示的形式在发挥作用，其很有可能会给外语学习带来一定的影响。例如，有研究表明，学习者用(母语以外的)第二语言写作文时，文章本身能够达

到语意明确、表达通顺,语法上也没有错误的水平。但尽管如此,也还是会将母语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语言表达方式运用到第二语言中(Harley, 1989)。因此,学习者应该时常注意在第二语言习得时,在什么情况下会将母语中的概念使用到第二语言中;并且要注意进行从母语概念到目标语言概念的转换。

另外,词汇的概念是通过人们的使用经验等逐渐形成的。即使是日语母语者,也可能在对同一词汇的理解上出现不一致。但是日语母语者出现不一致的范围是有限的,与之相反,日语学习者对于同一词汇在理解上的不一致现象和日语母语者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学习者对多义词词义范畴体系边界线的认识很模糊,因此经常会因为无法理解近义词之间的微妙差异而出现各种错误。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日语母语者对日语词义的范畴体系有很清楚的认识,与之相反,日语学习者对日语词汇的范畴体系的概念是模糊的。如果可以确立明确的范畴体系,从理论上来说,就可以在适用范围内正确地运用各类词汇。因此,学习者习得多义词时,必须首先确定该词正确的词义范畴体系。

森山(2001)指出,第二语言习得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概念的变化阶段。所谓概念变化指的是,从根本上重新认识迄今为止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对其进行重建(今井·野岛, 2005)。也就是说,第一阶段是学习者重新认识迄今为止自己所掌握的母语知识,并将其向目标语言转化的过程。因此,学习者首先要清楚地认识到母语中某个词和与其对应的日语词汇的各个用法的共同点和不同点等。第二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这一阶段是将现阶段的范畴体系向下一阶段的范畴体系进行重组的过程。也就是说,将迄今为止自己所掌握的母语知识向目标语言进行转换,如果没有确立目标语言中某个词汇的范畴体系,就无法确定该词的适用范围,也无法区分与其近义词之间的差异。

但是要如何进行教学指导才能够有效地促进这两个阶段的习得呢?今井·野岛(2005: 114)论述到:“概念变化并不容易发生,如果只是单纯地被教导说‘这是正确的理论’,人们还是很难放弃从小自发形成的母语理论。很多时候会无视别人教导的正确理论,即使当时死记硬背记住了,之后也会马上忘记。另外,也很容易发生把别人教导的理论和自己的逻辑混到一起而曲解了原意等情况。因此,想要发生概念变化,学习者有必要观察正确的理论和自己的母语理论之间相矛盾的现象,并从心底领会母语理论的特殊性。”他们同时也指出了要注意目标语言和母语之间差异的重要性。另外,森山(2006)论述到:“语言是被贴在语义范畴上的

标签,语言习得和范畴体系化的过程是表里一致、同时进行的。因此,可以说,所谓的第二语言习得就是一个范畴体系的构建过程。如果要进行范畴体系重组,就必须对范畴体系的典型性(prototype)、图式(schema)、词义构造进行重建。因此,较为有效的教学方法是明确地向学习者提示目标语言的词义范畴体系与母语的词义范畴体系之间的异同点。”

第二语言习得是伴随着“注意(noticing)”“理解(comprehension)”“吸收(intake)”“一体化(integration)”等认知过程进行的(Ellis, 1995; Gass, 1997; Skehan, 1998)。“注意”是输入过程中将短期记忆向长期记忆过渡的第一阶段。可以认为,很多语言项目,如果没有引起“注意”,二语习得就无法进行(村野井, 2006)。因此,为了能够引起学习者对“概念变化”和“范畴体系重建”的注意,教师们有必要对学习者们进行系统的指导。

1.2 研究目的

迄今为止,许多前人在研究中都指出,对日语学习者来说,副词的用法是很难习得的(北條, 1982; 森田, 1983; 杉浦·李迎军, 2004 等)。日语教育中,也有很多学者指出日语副词指导困难是因为副词本身的属性比较复杂。大関(1993)指出:“日语副词中常含有一种心理前提,这对日本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表示心理的含义,翻译起来较难。也正是这一心理前提,使得外国人很难理解副词的使用。但是副词表现在日语的日常交流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不可以轻视副词的学习。”很多副词在习得的初期就被导入,但是副词的指导不像形容词、动词那样以句型的形式进行教授,一般只能停留在单词层面上的指导,使用学习者母语中原有的词语进行对照翻译。小林(1992)指出:“副词没有在教学中得到充分的指导,学习者们依赖于辞典(对译辞典、国语辞典),依据自己的判断使用,对其使用存在不安感。”

那么副词的习得和指导具体难在哪里呢?小林(1992)把日语学习者对副用语(副词和副词用法的语句)的偏误分为以下七类:①由发音引起的偏误;②受汉字意思影响引起的偏误;③与数量、程度、比较相关的偏误;④与时间相关的偏误;⑤由无法理解表达而引起的偏误;⑥由语法错误引起的偏误;⑦与句型相关的偏误。并指出在这七类偏误当中如何正确指导第⑤类——由无法理解表达而引起的

偏误(不清楚呼应限制)——是最困难的。杉浦·李迎军(2004)调查了母语为英语的日语学习者的作文语料库,对语料库中出现的与副词相关的偏误进行了分类,并指出由“意思”和“呼应关系”等引起的偏误较多。大関(1993)认为副词本身的属性比较复杂,特别是很难通过侧面的陈述来客观描述说话者的内心想法,使用方面也有诸多限制,因此副词的指导非常困难。

像这样具有“呼应关系”,可以表达“说话者内心想法”的副词叫做陈述副词。如上所述,像陈述副词这样表示说话者内心想法的副词是最难掌握的。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研究明确地指出陈述副词具体难在哪里。

在有关日语副词的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王冲(2007)。关于母语为汉语的日语学习者,陈述副词习得较难的原因,王冲(2007)列举了以下几点:陈述副词本身用法的复杂性、近义表现的难辨性,以及母语汉语的迁移等。并以“きっと”和“必ず”为例,运用“图式(schema)”“原型(prototype)”“扩展(extending)”等概念对“きっと”和“必ず”以及汉语中对应的词汇“一定”的词义范畴体系进行了分析。基于三词的范畴体系特征,通过产出调查和理解调查,比较分析了母语为汉语的日语学习者和日语母语者有关“きっと”和“必ず”的词义范畴体系。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分析其原因发现,学习者理解的词义范畴体系有可能受到教科书、辞典和汉语中的“一定”一词的影响。学习者构建“きっと”的词义范畴体系的过程中,“意志”“请求”等用法可能受到了母语的负迁移。另外,关于“必ず”的词义范畴体系,“意志”“请求”的用法受到母语的负迁移的影响,与之相反,“推测”“概率”用法可能受到母语的负迁移的影响。除此之外,还发现学习者对有关“きっと”和“必ず”的词义边界的理解较模糊、对其意思的理解不准确等。从这些结果来看,学习者并不能明确地区分汉语中“一定”以及日语中“きっと”和“必ず”的概念。日语母语者所具备的关于“きっと”和“必ず”的词义范畴体系是有依据的,与之相反,学习者有关“きっと”和“必ず”的习得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词义范畴体系。

但是,王冲(2007)只分析了学习者的偏误情况,关于学习者是否掌握了“きっと”和“必ず”的所有用法,以及学习者和母语者在哪些方面认识上的差异等,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因此,本研究首先介绍副词习得的整体情况,然后在此基础上,以陈述副词汉语可以翻译成“一定”“得”的日语陈述副词“きっと”“必ず”“ぜひ”“絶対に”为例,通过具体实证数据,分析学习者如何重建这些具

有多种用法的副词的词义范畴体系,并分析在构建词义范畴体系的过程中如何划分相近副词的边界线等问题,从而探索影响学习者重建副词范畴体系的主要原因和机制。

1.3 研究词汇对象

《大辞林(第二版)》中对于副词做了如下描述:副词作为独立词,没有活用形,不能做主语和谓语,主要作为连用修饰语修饰用言,如“非常に”“大変”“全然”等。根据修饰语在句中成分的不同,被分为状态副词(すでに、ゆっくり、ひらひら)、程度副词(もっと、非常に、すこし)和陈述副词(とうてい、なぜ、まるで)等。日语中的副词一般没有活用形,不可以做主语,主要修饰动词和形容词。有关副词的词义范畴体系虽然迄今为止从各个角度对其进行了论述,但依然是“词性论里的烂摊子”(渡边,1983),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目前,国语学、日语学以及语言学中将副词分为“属性副词”和“陈述副词”,或“连用副词”和“诱导副词”,或“语的副词”和“文的副词”,或“命题内副词”和“命题外副词”,两种类别。以王冲(2007)为参考,对下述陈述副词的相关研究做了整理。

山田(1936)论述到“语的副词”相当于一般的副词。这一分类发展到现在,变成了“情态副词”“程度副词”和“陈述副词”这三类。其中有关“陈述副词”的定义如下:

陈述副词主要修饰谓语的陈述方法,对谓语有一定的制约。陈述副词与用言的实质上的语义,也就是与其所表示的属性无关,只是修饰其陈述方式,在用言无法作为谓语使用时,不能对其进行修饰(山田,1936:388)。

山田(1936)根据谓语的分类不同,将陈述副词分为修饰“对谓语表示断言的副词”和“对谓语表示疑惑假说的副词”。前者主要包括肯定(必ず、最も、ぜひ、まさに)、打消(いさ、え、さらさら、つやつや、つゆ、ゆめ)、加强语气(いやくも、さすが)、决意(ぜひ、しょせん)、比况(あたかも、まるで)等。后者包括疑问(など、なぞ、いかが、いかで)、推测(けだし、よも、おさおさ)、假定条件(もし、たとひ、よし)等。

時枝(1950)的言语过程说将词汇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描述客观世界的“词”,

另一类是表示说话者对客观世界的感情、情绪、意志、欲望等的“辞”。修饰“词”的副词被划分为普通副词，修饰“辞”的副词被划分为陈述副词。例如以下几种，“無論”“勿論”“きっと”是对“だ”“です”或者用言的零记号进行陈述的“辞”，“決して”“とても”“断じて”是表示强烈否定的“辞”，“おほかた”“恐らく”是表示想象的“辞”，“だらう”“でせう”“どうか”“どうぞ”等表示恳求，即命令形是表示推测的“辞”，另外还有“もし”是和假定陈述相呼应的“辞”（時枝，1950：147-148）。

渡边(1971)不单着眼于呼应关系，同时导入了文章结构作用的概念对副词进行分类。所谓文章结构作用指的是，依托于语言内部含义的各部分作用的总称，目的在于形成语言表现的有机统一性(渡边，1971：16)。文章结构作用大体上分成素材表示作用和关系构成作用这两部分，分别和“词”和“辞”起到的作用相对应。关系构成的作用和由此形成的成分被分为连体、连用、诱导、接续、并列、陈述、统叙等。其中，将具有诱导作用的陈述副词重新定义为诱导副词。

益岡·田窪(1992)和俞晓明(1999)根据修饰作用对副词进行分类。益岡·田窪(1992)将作为谓语修饰语而起作用的词定义为副词。主要分为“样态副词”“程度副词”“量的副词”“时态、文体副词”等种类。对句子整体起作用的修饰语也被认为是副词的一种，叫做“文修饰副词”。陈述副词属于“文修饰副词”，与句末语气表现相呼应。

俞晓明(1999)也根据修饰作用对副词进行了分类。他将日语中的句子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根据说话者描述的客观世界的情况”(叙述内容)，另一部分是“说话者的对描述的客观世界的主观态度”(说话者内心的想法)。基于这种分类方法，作为连用修饰语的副词被分成“与客观的叙述内容相关，将内容具体化的副词”和“与叙述内容(信息量的增减)没有直接关系，表达说话者某种感情和态度的副词”这两部分。也就是说，将副词分为“语的副词”和“文的副词”两大类。“语的副词”指的是修饰用言、对叙述内容进行详细的描述的副词，一般包括“状态副词”“程度副词”。而“文的副词”指的是不直接修饰用言、也不对叙述内容进行详细的描述，而是表示和句子整体相关的说话者的内心想法的副词，一般包括“陈述副词”“评价副词”“限定副词”(俞晓明，1999：65)。

中右(1980)从句子是由“命题”和“形态(modality)”两大成分组成的角度将副词分为“命题内部的副词(简称命题内副词)”和“命题外部的副词(简称命题外

副词)”两大类。命题内副词虽然是组成命题的一部分,但其本身无法表示句子的形态。与之相反,命题外副词虽然可以表示句子的形态,但决不能成为命题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无法决定命题内容的增减(中右,1980:161)。命题外副词具体包括“价值判断副词”“真伪判断副词”“发话行为副词”“领域指定副词”。命题内副词具体包括“时态、文体副词”“地点副词”“频度副词”“强意、程度副词”“样态副词”等。普通的陈述副词被分为命题外副词(真伪判断副词)和命题内副词(强调语气、程度副词)两部分。

工藤(1982)将陈述副词的下级又分成三类,分别是“叙法副词”“提示副词”和“评价副词”。其中“叙述方法”是将说话者的句中叙述的内容和现实以及听者之间建立起联系的语法表现(工藤,1982:50)。叙法副词就是运用了上述类似叙述方法和句子叙述方法相关的副词。也就是说,把“语气(modality)”叫做“叙法(modality)”,然后对这一类副词进行研究。

如上所述,不同的研究者对“叙述副词”的叫法、定义都有所差异。因此,森本(1994)指出,对具有复杂属性的陈述副词进行定义和范畴体系化时,有效的解决方式是采用原型论。基于这种观点,“陈述副词”的范畴体系的成员未必都是同一性质的。其中,有比较典型的成员,也有非典型的周边成员。因此,可以认为副词和其他词性之间的边界也是相连的。本研究中的陈述副词可以认为是前人研究中的“诱导副词”“文的副词”“语气副词”“叙法副词”,主要具有两个特点:①与陈述表现具有呼应关系;②可以表达说话者的内心想法。

以往关于陈述副词的研究将陈述副词和陈述表现的呼应关系看做是陈述副词的特征。例如,像“きっと行くだらう”“たぶん行くかもしれない”这样的句子中,陈述副词与句末的推测表现相呼应。“ぜひ”被用于像“ぜひ行ってみたい”“ぜひ来てください”这样的句中表示愿望与请求。但是也有像“やはり”这样,虽然是陈述副词但是并不具有呼应关系的词;以及像“せっかく”这样,具有呼应关系,但不能说是陈述副词的词。另外,句末表现未必与陈述副词具有很强的呼应关系;一个陈述副词也未必只与一种句末表现呼应;不同的副词也可能与相同的句末表现呼应。例如,像“たぶん行きます”这样的句子没有句末用法(森本,2005:89)。但是“たぶん行くだらう”和“たぶん行くかもしれません”这两个句子都可以说。“きっと行くだらう”和“多分行くだらう”的两种说法也都有。如果将“たぶん~だらう”和“きっと~だらう”作为固定搭配来学习就很

容易引起偏误。

陈述副词的第二个特点是可以表达说话者的内心想法。例如“やっぱり”“結局”等副词,虽然没有呼应关系,但因为是可以表达说话者内心想法的副词,所以也被归类于陈述副词(森本,2005:89)。石神(1987)提出像“めったに”“全然”等副词从呼应关系来看可以认为是陈述副词,但从意思上来看也可以认为是程度副词。因此石神(1987)指出,关于陈述副词,不仅要注意呼应关系,同时有必要对陈述副词所表达的陈述语义重新进行研究。

本研究以母语为汉语的日语学习者对象,对副词的习得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弄清学习者的副词整体的习得情况,然后列举出具体的陈述副词,分析影响学习者重建这些具有多种用法及含义的副词的词义范畴体系的主要原因和机制。

1.4 研究框架

本研究的最大特色是将副词习得看做是副词词义范畴体系再构建的过程。强调词汇范畴体系的构建要注重词汇与词汇间的关系。本研究的序章主要论述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以及本研究中的研究词汇范围。第2章将从学习者整体副词偏误、副词语序习得、单个副词习得的角度总结现有副词习得研究成果,基于日语教育视角整理尚待解决的副词习得研究问题。第3章,从语言迁移理论、认知语言学理论、词义范畴体系重建的角度介绍本研究的理论基础。第4章中进行副词整体习得状况研究。首先,采用分类树(classification tree)分析,探讨情态副词、程度副词、陈述副词三种副词,多义副词、单义副词,以及学习时间长短不同的日语学习者的习得难易度。然后,基于作文语料库分别探讨初级水平日语学习者和中高级水平日语学习者的副词偏误特征。第5章和第6章是实例分析研究。第5章中,选定实证研究对象词汇,分析词义范畴体系构建过程中的多义性习得。第6章中,进一步分析词义范畴体系构建过程中的暧昧性习得。第7章中,首先调查了学习者的副词使用意识和日语教师的日语副词指导意识,然后整理了教材和日中辞典中的相关解释和例句。在这些基础上,进一步列举了日语陈述副词指导实例。结语中,总结各章内容,综合讨论本研究结果得出的结论,最后提出今后的研究课题。本书的整体研究框架如图1-1所示。